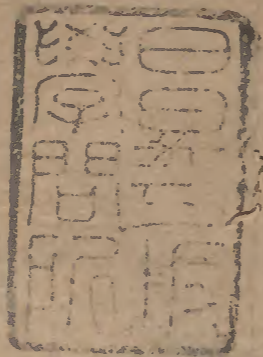


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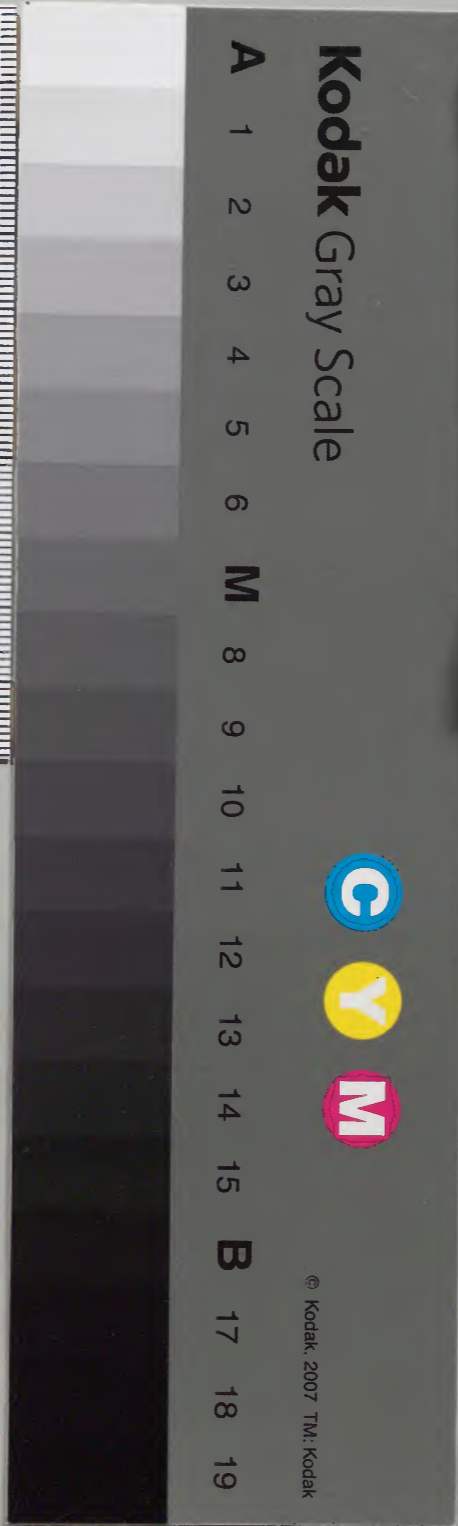
十五
附錄
終



				五	漢
				三	書
				六	門
				四	
				八	
				四	
四	五	八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三	五		
八	三		
函	六		
一	四		
六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04	
冊數		4 (4)	
函號	308	196	



相臺卷第十五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

和聲駁聲校

淳熙內禪頌

中興

三朝授受之懿追媿堯禹一時薦紳名士親

逢

盛際濃墨大字以侈千一之遇者間有之而史

不多見三松王才臣

子俊

者家廬陵以文鳴江西嘗

作

淳熙內禪頌一篇其文瞻蔚典麗余甲戌歲在

九江才臣自蜀東歸嘗訪余而出其藁其文曰惟皇

上帝簡在

宋德誕集

六命于我

藝祖厥初造

草昧

相時之黔淪胥于建浮願沈顛靡所底定其

孰躋之繫 我是恃寧濡 我躬俾即于夷塗匪位
 之懷 我圖我民匪天 我私惟 我有仁 八聖
 嗣厥理益以厚厥澤動植是洽堪輿是塞叶氣茲有
 羨以溢于罔極計其攸鍾是必有 甚盛德使之橫
 絕今古焜燿典冊而後天之報施乃不爽厥則惟我
 高宗克靈承于茲屬時陽九 天步用艱犬羊外陵
 狗鼠內訌民罔莫居皇綱就淪惟我 高宗克宏濟
 于茲左秉招搖右提干將 灑掃函夏復壽 炎籙
 茲惟難能哉典時神天歷載三紀民生春熙治象日
 舒曾靡是居俾 聖嗣是荷茲惟難能哉惟我 壽

皇紹大歷服 聖謨無所事改慮 我則聞之俾益
 光 聖治無所事改爲 我則熙之俾益昌 志靡
 一不繼 事靡一不述 我與問寢明星在天 我
 往視膳麗日在戶起敬起慶 用家人禮祀越二十
 八曾靡間厥肇 思篤于親爰釋 大位 高宗神
 孫伊我 聖子 我是用禪 先後惟一軌皇乎休
 哉邃古之茫赫胥大鴻槽麻繩書不可攷也已義圖
 炳文民用有識孔刪自唐登載益煥惟堯聖神談者
 稽焉蕩蕩巍巍匪天弗則遂于虞媯首出帝典重華
 是仍亦以授禹由姒以降莫返于古初或以謂臣堯

舜禹之事懿矣揆之於今其可儷歟臣曰奚直儷之耳堯陟元后七十載遭時不易洛水滋傲才者十
六未宣乃庸凶族有四未麗于辟日叢萬微以忤于
厥衷式時元德歷試罔不績王祭賓門天人交歸焉
于廟受終夫豈其艱舜生登庸越其在位歷載各三
十宅帝即真又三十有三稽圖揆齡九秩式有衍脫
躡萬乘茲非其時哉惟我高宗春秋五十有六惟
我壽皇春秋六十有三黃屋赤霄委而弗留
從容退居靡俟大耄以今淮管其央孰需焉以虞
易唐為變而奴惟械于位厘厘釋厥負乃若為天子

父以天下養後世無傳焉惟我壽皇聖孝孔時
力靡遺餘愛敬既究熙以鴻號錫類湛恩燕及
人老鉅典盛儀輝赫萬世惟我皇上聿駿前躅
日肅輿衛來覲來省翼翼如也愉愉如也以昔視
今其孝孰隆焉故曰奚直儷之耳臣惟昔者封禪典
引正符等篇其事至末矣侈于麗藻以揆不朽矧
今宏休軼千古始頌聲弗宣不其缺歟作宋一
經以駕帝典顧瞻朝著將有人焉臣賤不敢與茲事
堯極立民康衢有謠載在萬世不以賤廢臣誠不佞
請試效之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太初冥冥孰究孰

營義儀圖之靡麗于成有聖惟勛疏之瀹之斧其不
 條而荒度之匪世不阜匪穹不佑可燕可守而勛以
 不有乃遜于華與世為公何以告之曰允執其中華
 述厥志亦以命文命率克念厥紹以共闡厥盛皇皇
 惟天而勛則之絕德與功紹者克之我瞻我稽閱世
 惟千泯泯芬芬曾莫闡厥藩天將開之必固培之厥
 培以豐古尚克回之豈惟回之視培淺深軼而躡之
 視我 斯今粵歲己酉二月壬戌 天仗宵嚴 彤
 廷曉蹕穆穆 壽皇如天斯臨羣后在位奉承 玉
 音曰予一人實倦于勤退處北宮以篤于親赫是太

寶昇我 聖子 聖子惟睿天命夙以啓不吝于權
 蓋居乃功釋焉不居惟 壽皇之公 壽皇之公其
 孰發之念我 高宗中心怛之始時春秋五十有六
 嚮用康寧以燕遐福亟其與子于密退藏其子為誰
 繫我 壽皇 壽皇承之匪亟匪徐二十八年四方
 于于國是益孚生齒益蕃于野于朝肅肅閑閑 聖
 子重暉如 帝之初於千萬年曾靡或渝孰條不根
 孰委弗源念我 高宗允遜孔艱匪 高宗是懷
 藝祖之思洗時之腥仁涵于肌靈旗燄燄平國惟九
 其首既貸矧彼羣醜吾 子吾 孫吾士大夫母刻

爾刑顧質之書爾有嘉言爾則我告我賞我勸如彼
害何悼不以干戈而置詩書維彼槐庭謂匪儒弗居
列聖一心諱兵與刑維鯁言是聽惟大猷是經鍾我
高宗啓我 壽皇爰及 聖上篤其明昌惟是四條
式克至今 藝祖 高宗 壽皇之心匪時匪今振
古之式式勿替厥度亦以燕罔極 帝開明堂百辟
來賀四夷攸同莫敢或譌不肅不厲不震不竦焯其
舊章貽我垂拱勛迫大耄乃禪于華華逮陟方俾夏
建厥家孰如 高宗及我 壽皇與齡方昌而遽晦
厥光帝降而王功弗德之遠庸不列五帝而祀三代

孰如 我皇惟德崇崇 顯號鴻休蔚其並隆維時
壽皇萬壽無疆日三受朝袞冕煌煌維時 皇上治
益底厥極 親心載寧萬邦以無斃萬姓謳歌于室
于塗微臣作頌以對于康衢又自作序其後謂元次
山言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蓋帝王
之世以詩頌爲一件最緊切事專設採詩之官以搜
求之重以其時教養有方人人能文故郊祀天地則
有頌祀四嶽河海則有頌講武類禡則又有頌薦魚
獻鮓等事亦皆有頌後世於詩頌旣不甚經意而能
文之士亦不世有鴻烈麗藻率不相值且如有肅宗

復兩京之功又適有元結能作頌有憲宗平淮蔡之功又適有韓愈柳宗元能作碑若雅是以其功烈益大彰明灼著足以傳示無極韓碑一爲人所磨易以段文昌之作便俳諧淺陋讀者悶然厭之豈復能有所發揚也子俊於前輩無能爲役亦詎敢謂能文然所述淳熙內禪頌鄉曲一二鉅公皆盛有所稱道以爲可以庶幾古作者墮在山林無階上徹蓋十有六年于茲屬者士大夫或基之俾自附於東漢傳毅之義上表投進亦試擬作表章一通矣又念齒髮如許恐有干澤之嫌以召簡書朋友之譏亦不果進也顧藏之家以自致其意云才臣蓋師誠齋誠齋亟稱其文有發而爲文自鑄偉辭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其古文有韓柳之則其詩句有蘇黃後山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絕塵崛奇層出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也小技如尺牘本朝惟山谷一人今王君亦咄咄逼之矣挾希世之寶而未應時之須可爲長太息等語嘗游京師上史館書述此頌之意以杜篤自况階薦得官初任徑爲成都帥幙歸遂棲遲衡泌其節亦可觀云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

忠彥

嘗

國黨禍稍解天下吐

氣鄧洵武為起居郎身間以紹述

熙

豐政事為

言 上意雖不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鄧氏有位中

丞者曰縮成都人在 熙寧初倅寧州嘗上言 陛

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以寧州民心歡悅者占之

天下可從知矣惟 陛下堅守勿變毋惑流俗王荆

公喜薦于 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在朝者咸唾罵

之縮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之語洵武蓋其子

也自度清議必弗貸且有駟不及舌之慮懼文定知

之未知所以回 天者憂形于色有館客者聞之獻

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沮之為條

例司所駁 先帝以其勲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政而

廢新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為人臣尚不

忘其父 上為天子乃忘其父兄邪誠能以此為

上別白 上必感動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

玉色愀然亟俞之於是 崇寧改元天下曉然知其

意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慶莫助之圖以 豐 祐人

才分而為二能紹述者居左惟溫益而下一二人而

列于右者皆指為害政蓋舉朝無遺焉於左列之上

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 上覽而是之洵

武亦馴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禍胎
靖康裔夷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荆公隨
亦馱之縮薦荆公之子雱宸筆中出以縮操心頗
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
夫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
分守者矣是以似之者歟

慶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逐韓
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譁然日有懸書北闕下者捕莫
知主名太學生敖器之陶孫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

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日魚腹
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
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
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器之後登
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艮議命

蜀有楊艮者善議命游東南公卿間瞽而多知自云
知數言頗不碌碌其得失多以五行爲主不深信珞
珞諸書嘉泰辛酉來九江太守易文昌後留之徧
見郡官余適在周夢與坐上時韓平原得君權震

天下夢與因扣以所至良屏人愀然曰是不能令終
 夫年壬申金也申為金位有坤土以厚之故金之剛
 者莫加焉目曰劒鋒從可知矣是金不復畏他火惟
 丙寅能制之蓋支干納音俱為火而履於木木實生
 火火且自生生不窮雖使百鍊終能勝天理之自
 然哉凡人生時壬未今乃遇之兆已成矣且其月辛
 亥其日巳巳四孟全備二氣交戰雖以致大受之福
 亦以挺衝擊之災今術者亦頗知之多疑其丙寅歲
 病死以為不可再值其實不然蓋火炎金液外強中
 乾以剛遇烈赫赫然天地一鑪鞴萬物一橐籥孰可

鄉邇是年顧當兆禍耳未疾顛也年運于卯火為沐
 浴氣微而敗灰燼鎔竭不能支矣然受物也大非盡
 其用弗可一陽將萌宜其時乎夢與相顧動色謹志
 之冊弗敢言及余官鎮江偶遇之適林總卿祖洽來
 餉軍興檄吳江袁丞韶入幕丞登科人有雋才余問
 其命曰辛巳丙申丁亥壬寅余謂亦俱在四孟而丁
 壬丙辛皆真化且於格為天地德合尤分明遂扣良
 前說因以為擬良作而曰惟其太分明所以非韓比
 特二化氣皆生韓自此却不及之遂一笑舍去既而
 良言皆大驗乃歎其神袁近歲以薦者改秩為宰蓋

方晉未艾也

獻陵疏文

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紆京邑之酷
天下歸其仁 炎興中天 八駿忘返高景山初以
計聞 朝野縞素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
時爲下僚率中原縉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
二篇以敘其志文澹意真讀者灑涕其一曰時巡萬
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哀
纏率土寃薄層空臣等跡忝簪纓心增荼蓼從君以
出始慙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還終媿趙王之養卒攀

號靡及摧殞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
請上帝矧茲二載喪我 兩君義不戴天扣九關而
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
龍象之馭恭惟 大行孝慈淵聖皇帝夙躋上聖遽
辱多艱嗣服幾年躬勤庶政屈尊絕域本爲生靈已
深露葢之嗟更劇輶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聞熏
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僊駕恭願神游超越睿
識圓明區脫塵空來卽寶華之法會堯離響滅常聞
金鼓之妙音更冀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
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

僊馭賓空載嚴遐薦法筵撤席更罄餘哀恭惟 大
 行孝慈淵聖皇帝蹈千仞之淵水脫羣生之塗炭皇
 天降割裔土告終萬乘墨縗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縞
 素咸聲義帝之冤自憐疎迷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
 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證三乘趣超十地如天子
 名爲善寂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
 後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
 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元受上湯中丞啓
 珂固嘗書之義不忘 君直不蔽姦忠信之至也
 徽祖上賓洪忠宣蓋嘗於燕京憫忠寺肆筵以奠是
 時方身縻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薦嚴雖前
 無此比亦不失臣子盡誠之誼云

李敬子

南康屬邑曰建昌修水經焉 元祐尚書李公擇常
 居其上宗派皆承素業以儒名有曰敬子燔者登進
 士第爲禮部易經魁授岳陽郡博士其祖母黃氏死
 敬子請解官與諸叔俱行喪義聲振一時旣復分教
 襄陽武帥某者敬禮之敬子獨不荅適郡有醮敬子
 預坐間言及歲薦事僚屬咸起囁嚅帥曰郡有賢儒
 爲師楷詎可舍不薦皇及其它敬子作曰燔之無功

名念久矣此決不敢當帥怒罷酒然終欲牢籠之敬子岸然弗屈郡庠有櫺星門居營幙之左昏夙啓閉之不時軍士以爲病請于前校官削學地置軍門旣數載矣敬子顧必復之軍吏謹叟不服上之府帥乘此欲擠之文移頗侵學官敬子解其意一夕解印綬遁去城闔以狀白帥徑以聞且劾擅去官守有詔免所居官敬子旣歸躬鋤耰其樂不改治廟祀裁古今彝制爲通行家事繩繩有法度築室曰耕讀以待學者橫經其間士爭趨之輿議亟稱其賢嘉定辛未詔除大理司直朝路欣欣望其來敬子力辭且曰燔苟固丘園非所學特冒焉立朝懼越其分請得以慕議贊澄清之最遂添差江西漕屬方其居鄉時士子向風不遠千里至晦庵朱先生在建陽敬子實師承之其源流蓋有自云

黃潛善

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旣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驛書聞朝廷徽祖爲之側席時方得燕兵端釁日侈上心向闡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勸朕畏天戒更政事雖

復作較 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房於是時
 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
 實以不害聞 天意遽回六月 詔天下起免夫錢
 圖卒固燕黃驟遷戶部侍郎 建炎中興復以攀附
 致鼎軸殺陳東 毆陽徹 逐李忠定綱 撤備納寇皆其
 為也維揚渡江以覆餗賜罷迹其媵阿患得之心蓋
 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臭千載言之拂膺

郭倪自比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余兄周伯吏部時在
 其幕府每從東閣游見其論議自負莫敢撓者一日

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意蓋以孔明自許竊怪之以為少年戲劇妄標置耳
 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賓客日盛相與慙慙真以為
 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
 過見之于揚倪迎謂曰君所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
 陲如斜谷祁山皆陝隘可守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行
 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快邪陳景俊為隨軍漕
 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眾咸笑
 之余至泗正暑見其坐上客扇果皆有此兩句然後
 知所聞為不誣也倬既潰于符離僕又敗于儀真自

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法傳師爲法曹好謔適
枉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知
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傳師豪士以恩科得官依
錢東巖之門不佻佻顧宦督府嘗欲舉以使虜而不
克遣終老於選調云

附錄

岳鄂武穆王本傳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
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
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
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
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
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
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
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

韜募敢戰士飛應募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
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
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
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
飛同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
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敵敗之從浩解東
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
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
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敗遷秉義
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
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
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
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
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
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
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
望臣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
氣中原可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
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
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

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
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
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
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
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
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
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翌日戰侯兆川身
被十餘鎗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門山下或傳金
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不來食盡走
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山擒金將
拓跋邪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
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爲
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城
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閭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
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
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
而舉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
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
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
亂大敗之又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勅

史黃善圍陳州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授真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敗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士馬皋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

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
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
爲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
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
千人營於苦嶺方遁俄益兵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
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范宗尹言張俊自浙
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太州飛辭乞
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
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金攻楚急詔
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

屯三壑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
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
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
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
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於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
兵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
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
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
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
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

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略加剷除蠱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

曰糧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塲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

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付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寧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

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皋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

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厓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

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憂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剽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字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字董僅以身

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术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僞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

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
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
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
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揚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
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
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
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
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
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
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
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
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
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
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
賊曰三日若不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
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
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
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
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

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人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澤水淺

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鼻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笑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

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平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忌毋憂降制起復飛扶觀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

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岳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日疾至是甚聞詔卽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

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冑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飛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大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鄴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

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王和遂不以
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會飛曰王
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
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
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
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
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艷然曰浚固
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
豈以得兵爲念邪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
憲攝軍事步歸盧毋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
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
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
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
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
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
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
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
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
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詔駐
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

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邪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邪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王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閒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

資善堂見皇太子飛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枉是乎會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讐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優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灑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

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
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
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
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
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
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
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
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
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
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
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
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
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
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
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麋
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
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
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
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
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术

益兵來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
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
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
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
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
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
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
老小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
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

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已乃
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
檜又用叅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
使位叅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
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
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
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
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遂解廬州
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公平飛獻俊世忠樓船
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

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又以恢

復爲已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志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邪兀亦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北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畧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

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
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
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
無辜改命万侯嵩嵩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
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
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嵩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
嵩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
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
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
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
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
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嵩俱劾去宗正卿
士儂請以百口保飛嵩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
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獄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
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
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
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礮書馳奏以
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
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
藥餌必親嘗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

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
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
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
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
坡跳濠皆重鎧習之子雲常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
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
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啣掠卒
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
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
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
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
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感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
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
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
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
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
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
忠歎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六郡旣復光世始至

程史 卷之二十一
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博覽經史雅歌投壺恂
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
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
飛官万侯尚謂今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
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飛冤
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仍
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
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
建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
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
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
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
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
遷武翼郎楊公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庶得其實
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
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
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
受賴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
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

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祗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太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辯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籲天辯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郎閣門祗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伐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荅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誓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噴目曰自壞而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武穆著述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懇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糴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擊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

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鏡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尊強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

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奉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其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卽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

賈勇之夫思其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脇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

言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
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
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
知悉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
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
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
城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
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
虜廷盡屠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
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仙徘徊
暫憇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立奇功殄醜虜
復三關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
勒金石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
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會合崎

嶇山路始及千里過祁門西約一舍餘當途有菴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團練并幙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地創立廟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密掩煙薨勝景瀟灑實爲可愛所恨不能款曲進程適速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得至此卽當聊結善緣以慰菴僧紹興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祈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蜂蟻之羣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敢沙漠羣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酋席卷盡擒歸

寄浮屠慧海

溢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
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
松遊丁寧寄與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

送紫巖張先生北伐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
馬蹀關氏血旗臬克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詞

滿江紅

怒髮衝冠凭闌處瀟瀟雨歇擡頭眼仰天長嘯壯懷
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
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
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

天闕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
堦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
老阻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

岳珂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饗世祿每念沉寃未雪直筆

○汚一意纂修五年勤瘁上千震覽誤簡淵
 衷萬死尚寬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
 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投進伏望
 聖慈特賜睿察昭白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
 下情無任惶懼震越屏營之至

永祐當臨御重熙極泰亨物窮隍土復地大孽牙萌
 蠢爾戎真裔違吾海上盟腥羶盤九土氛霧塞三精
 於赫中興主初專九伯征赤符觀炳炳喜兆得庚庚
 四七膺休運三千協一誠乾坤恢闢闔日月洗明清
 天授睚壇箕風興渭水英維時臣大父韜迹聖塵氓

寶匣鳴長劍雄冠影曼纓衣裘供昇射燈火近韓縻
 聖世方求駿明神豈舍駢始從魚鑰守小析羽林兵
 嘗虜無車乘麾軍不鼓鉦熏門摧彥政汜水從閭勅
 驛召班龍節犀軍下雀桁王師俱蓄縮胡騎愈縱橫
 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厦手支撐
 虜焰猶繁熾吳都忽震驚東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
 憤起宜興旅追收建鄴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
 一蕩西江李重磯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鯢鯨
 玉帳旋平廣銅符遂帥荆皇靈期濯濯王事分傍傍
 沙漠通封豕山林息聚蠱神州宜亟復六郡乃先爭

桀犬徒馮壘苗民敢抗衡銳師掀狡窟高堞覆堅棚
鼎澧兵方進湖湘寇輒平幾年兇禍結八日駿功成
版將因資用降人豈畏阬開疆下商號結約到磁洛
謀帥難張俊還兵慮鄜瓊但虞遺後患初匪獸紛更
汚鄂重歸鎮齊劉尚據京且羞離楚饌未用渡河壘
細柳千屯竈柔桑萬瓦薨流民俱授畝戰士亦從耕
夫滄榮如帶原田畫若杼連雲登美稼浙玉飯香秬
芻輓從今省兵儲亦頓羸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魴頰
姑定鴻溝約交馳絕域倅鄰歡新玉帛宴衍樂簧笙
未幾邊播草惡知野食莘禮容方濟濟革乘忽駟駟

睿斷昭雄赴天威震隱絃六師紛霧集四校盛雷轟
戎駕爰方啓神鋒莫敢撻童髻欣再見父老喜前迎
義氣通諸夏謳聲沸八紘官兵颺隼鷲胡穴泣鼯猩
跬步臨京闕朝衣詣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幙聽烏鳴
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幸成千載績歸捧萬年觥
何事東來詔遄追北指旌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
業岌登樞極雍容儼佩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并
豈意中原畧深違時相情和戎徒効敬投几不聞瑩
正爾先鞭著居然謗篋盈兇威搖吏檣風旨動臺桴
梟虺饑吞噬鷹焚樂使令衆髮常忌冠同浴不譏程

遠慮爲微福先驅謂緩程一言鳴仗馬千丈下喬鸞
盍攷謝赦表兼觀賜劄評許身無少媿憂國甚於醒
彼譖宜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翮身蚤箠免健足先烹
有客悲周道何人歸魯祊同時惟切齒來者但懲羨
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欠定禍否待終傾
先帝資神武深仇愴父兄每懷得頗牧胡忍棄韓黥
哲監何嘗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惇
故壘營新祀畿封闕賜瑩用心傳舜子述事廣文聲
甘雨興餘稿青天豁久盲先臣死不朽聖德浩難名
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閔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鎗

心術參堯運規模紹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磨
故將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譌稽史謬敗俗訂言諱
日繫無虛筆雲章有滿籀竹書皆歷歷玉訓尚鏗鏗
願輟清朝暇叨承乙夜呈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
恩錫茅封寵光昭衮字榮譽懷如皦日忠報畢餘生

岳珂籲天辯誣通敘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
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
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
有時而不同榮辱旣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

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
臣飛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
受密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
卿專制闕外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
明主自信不疑勲名既高讒基橫出而先臣之跡始
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撻
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鞫而
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而罷士儻以百口保
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
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闥而坐

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
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
政龐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沐系遷之寵矣夫
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彘頤而
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
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爲也
蓋非特縉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
冤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
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言奪柄而未
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匪函暮拘天狴

風旨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遺寸草之命僂及其身
爲世大恥而先臣旣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
指以明先臣之寃幸而大明當天讒佞悉殄而宏圖
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是理
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
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
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旣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
疏以寵命而祿其孫子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
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尉
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漑徧及

死生聖恩洋洋爰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
誣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
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
四海老耄童穉稱不謀同辭或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
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
狗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
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
掌撫足者亦遂少舒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
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
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

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
竈鱗比寂無譟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歎曰
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
寃澈遂喻之以當以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
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
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略叙其歸
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貫非直以姑息結
之而使之然也卽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
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辯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
寃而不知其所以爲寃請叙先臣之所以寃而後它

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寔成之
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二焉淮西俊之分地
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恥之一
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鬼先臣執義不
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
圖尅復豈可爲退保計邪俊則怒之二也疆虜大寇
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
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
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
家南還已莫揜於捷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靦

於室撚寄聲之間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
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
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
臣甫守鄞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
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禎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
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
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
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
以摭撫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
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
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摭撫同列之私尤非所
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
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
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
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
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諂事於檜檜
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啓大獄况當
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
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
淮西之逗遛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

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其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與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辯皆可覆也嗚呼冤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籛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於金人勸上班師兀

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卽皓之所奏而觀之籛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冤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辯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賊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賴陳數十郡復於

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齟齬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箆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

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辯辯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亮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旣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濶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

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辯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焜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筭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放也嗚呼此籲天辯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旣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旣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

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錄孤
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
便殿王音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
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膳之餘者
蓋詳矣故一時辨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
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
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辯
而自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
以先臣勦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
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
李綱虜所惡寘散可也上歛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
人所喜卽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
可闕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
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
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
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
輕敵以恢遠畧爲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
以不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
爲不必辯謹叙

孝娥并銘

有序

西蜀劉瑞撰提學副使

浙江按察司址宋武穆岳王之故宅也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者按察使梁公大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于時西蜀劉瑞作之銘曰

天柱艱日為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涅憤如鍊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皇明浙江按察使王公祠記

前人撰

歲壬午浙江按察使王公良闔室死於焚實

太宗文皇帝入續大統之年也公字天性開封人以刑部侍郎出掌按察事命使來召公持不可既乃舉火闔室焚焉公居常課子惟孝惟忠惟武穆諸公是效卒蹈厥言慘烈為甚蓋百二十載矣西蜀劉瑞董學于浙聞之父老稽郡志知公死事梗槩昭朗白于今按察使梁君材曰按察長貳代不乏賢忠義而烈未有若王公者蓋祠之梁君詢察宋曰何如時則副使于君鑿張君淮曰祀之宜昔我

文皇帝有言子寧尚在朕將用之周是修食彼祿盡

心焉可矣

文皇帝不咎既往有若此者况臺諫昌言於

孝敬之朝乎可以祀矣梁君曰然許君讚丁君沂則

又曰猗惟茲舉非直慰公冥漠而已臣子大防

表表後世是宗是依孰無是心無是心者非人

也

國家其奚賴之梁君曰旨哉公署之東有亭翼翼

宿名水監方整完密謹設主祠公華以丹漆榜

曰忠節其可乎僉曰善矣穀旦奉安祭告如禮

正德戊寅秋九月十一日也既而僉事胡君

朱君廷聲劉君大謨曰古昔興作咸紀厥成茲

舉繫風教可無記乎其何以詔來者梁君曰然

則以屬之瑞瑞於是颺而歎曰允烈王公妥其

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世赫且明矣

謹書之爲記

程史後跋

浙江觀察使桐溪錢公示我以程史讀既卒葉則喟然歎曰是編也詎可以稗官野史槩視之哉仲尼懼亂賊而作春秋孟氏憂橫議而肆雄辨無非正心術別邪正肅天地之紀綱嚴華夷之界限非細故也余讀是編皆宋代事初若泛焉而弗切渙焉而弗一茫乎莫知其指歸也及讀劉觀堂讀赦詩等篇則始若有得焉者粵自宋室南渡虜金倡亂狡檜竊柄國是靡一以致精忠之幟偃而弗振貽毒無窮良可悼哉二世之後文孫崛起撫所聞見托諸汗青無非正往

失定國是暴檜滔天之罪凜凜乎斧鉞之加而武穆
心事竟與日月爭光是蓋有得乎孔孟之心法者矣
余故撮其要而書之俾後世覽焉然後知桐溪公之
刻是書蓋不徒然而已矣

嘉靖乙酉二月望日當塗祝鑾鳴和識

